

◎ 林义华 主编

烽火连天 战事连人

FENGHUO

L I N Y A R E N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林义华 主编

中共邻水县驻蓉离退休干部总支委员会编

峡山老人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湍崖人/林义华主编.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64 - 6724 - 8

I. 烽… II. 林…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065 号

烽火湍崖人

主 编 林义华
责任编辑 康利华
封面设计 李 庆
版式设计 康永光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10mm × 146mm
印张 6.5 字数 170 千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 - 7 - 5364 - 6724 - 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电话/(028)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网址:www.sckjs.com

黎明前的真实记录(代序)

吴 锐^①

《烽火潞崖人》是邻水县 1934 平方公里的沃土上盛开的一朵奇葩,也是邻水人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迎接曙光而英勇奋斗的一个缩影。它对充实人们的美好心灵,促进后辈健康成长,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我国流传千古的散文故事,历来是描绘世上风云、民间疾苦,寄情于美人香草,奋志于铁马金戈,伸张正气,斥误国奸邪的文学形式。《烽火潞崖人》生动地讴歌了外抗侵略、内除独裁军阀统治长期斗争中的邻水英雄儿女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先烈书写的伟大时代,光大了历史文化的文学宝库。作为出生在这块热土地上的游子,深切感到自豪和欣慰。

邻山重叠,华蓥、明月、铜锣三山,鳞次栉比,迤迤南尽,气势巍巍。邻水潞潞,大洪、白水、芭蕉三河,纵贯全境,乃富庶之源。邻水自古藏龙卧虎,辈出多少英雄豪杰。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后建立的民国政府同样腐败,四川军阀割据,连年内战,生灵涂炭,饥寒交迫,激起民心思变。有志之士由反封建礼教而反军阀内战,由参加北伐战争而投入红军队伍,与敌作你死我活的艰辛斗争。有的投笔从戎,千里迢迢,北上延安,直奔太行,寻求真理,参加八路军抗击日寇侵略。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斗争更是复杂曲折:有的执鞭教学培育青年,有的做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有的在两山两槽之间进行武装斗争。“罗霄曾捐躯”、“火种华蓥落”的酷烈悲壮,无畏牺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一部《红岩》生

^① 吴锐,四川邻水柳塘人,中国现代作家,云南省图书馆馆长。

动地写下邻水人的气质、不朽的功勋和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而永留人间。

革命故事的广泛流传,更有催人奋进的力量。革命故事是革命前辈用血写下的壮歌,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人们在田间、树下、茶馆、酒店、中秋月夜、除夕火旁、拉闲话摆龙门阵,比摆《三国》说《水浒》讲《红楼》更能感人。对那些叱咤风云、履冰蹈火、刑场诀别、宁死不屈的风流气派和烈骨忠魂的传播,不亚于一部皇皇正史。

我写了半辈子的革命故事,虽然出版了几本文学作品,至今年近耄耋尤感不足。看到这些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多么鼓人奋发啊,仿佛年轻了许多。

今填《望梅花》一阙,直抒胸臆:

山路弯弯曲曲,坎坷途中颠扑。越过重关看逐鹿,倒下英雄无数。战地残阳犹是血,我为幸存而哭。

2008年5月5日于昆明翠湖西楼

目 录

洪河初潮	熊 伦(1)
喋血县衙	丹 舟(6)
战上海	田德洲(12)
正如之死	侯立新(18)
捐躯会昌	甘欣雨(24)
毛泽东话邻水兵	林义华(30)
改造山大王	田德洲(34)
将星殒南国	廖帝惠(40)
夺枪	甘欣雨(47)
截捐	甘欣雨(53)
斩凶顽	甘欣雨(58)
大柏地	熊 伦(63)
生死浩池街	甘欣雨(69)
视死如归	邱哲夫(74)
961 号重刑犯	甘欣雨(78)
炼狱	牟师斌(84)
躁动	甘新民(88)
少年初识家国恨	甘惜分(94)

祭奠	杨季裕,王先胜(98)
智斗地头蛇	田德洲(104)
血溅泸州城	龚元珍,蓝炳轩(109)
无名英雄	田德洲(114)
出入虎口	甘欣雨(119)
渔会选举	吴伯志(124)
汉浦风云	熊 伦(129)
秀才斗大兵	田德洲(134)
长工	邱哲夫(138)
化险为夷	甘欣雨(143)
处决包志明	邹代华(150)
惊心动魄	甘欣雨(156)
战胜恐怖	甘欣雨(163)
许建业赴宴	田德洲(170)
龙潭虎胆	田德洲(174)
拔钉子	邹代华(180)
九峰山五壮士	邹代华(185)
舍身救乡亲	田德洲(189)
雨夜枪声	田德洲(194)
后 记	(198)

洪河初潮

熊 伦

3月的一天早上,紫禁城内,三通钟响,几排静鞭之后,宫门次第打开。一群穿黄袍马褂、顶窝盖拖长辫的文武百官,依次进到奉天殿。他们对皇帝三跪九叩、四礼八拜、山呼万岁之后,侍立丹墀两旁。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近侍官高声道。

“启奏万岁,兹有法国公使要面见万岁。”一大臣闪出跪奏道。

光绪皇帝一听,本已忧郁不悦的脸上,更添几分愁气。

堂堂大清皇帝,为何竟怕见一小小法国公使?话还得从头说起。

洋教的传入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美、法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统治时,传教士常常为其先驱,基督圣经是其与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中法黄埔条约》中,法国侵略者特别抓住传教问题做文章。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武力,让步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皇帝上谕:“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然不同,业已准免查禁。”从此,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式。

基督教、天主教(原属基督教)统称洋教,信奉“上帝”、“天

主”和“耶稣基督”；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万物；宣扬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消灾免罪。咸丰八年（1858年），随着外国传教士大量深入内地，邻水教徒大增。他们在鼎屏、古家、福星、柳塘、大石、九龙等十多处修建天主堂，布道传教。邻水教区起初属成都教区管辖，成都曾派神甫陈刚伦来邻水主持教务。后归顺庆教区管辖，顺庆曾先后派神甫林多默、袁宝禄、邹安富等主持邻水教务。

伪善的庄园主

外国传教士除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外，还抢占民地，兼并店铺，勒索钱财，残害人命，是一伙披着伪善外衣的庄园主。

古家教堂辖乡村 11 个分教堂，拥有田土数百石。其他各地教堂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土，一部分是借修教堂、保育院、育婴堂之机要挟地方政府划拨的，大部分是利用各种手段从乡民那里掠夺的。丰禾一刘姓乡民，家有 30 石田地，可谓小康之家。因儿子结婚讲排场、摆阔气一时手紧，借了教堂 20 块大洋（银元）办喜事没有及时还钱。教堂神甫采取“新陈两合”的毒辣手段，7、8 月新谷上市时，谷价便宜则派教民上门逼债要钱，拿不出钱就折合为谷子，将借钱约据换写为借谷约据；2、3 月间青黄不接时，谷价上涨则逼债要谷子，拿不出谷子又将谷折合为钱，将谷据换写为钱据。如此翻来覆去，牛打马算，不到 3 年便将那刘姓乡民 30 石田地算归了教堂。不仅如此，教堂还利用手中的田土压榨当地群众。三教场一姓杨的农民种了教堂 20 石铁板租的田地，因天旱歉收，用猪牛作抵后，又将 9 岁的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还是交不足租谷。神甫不仅指使教民天天上门催租，还私设公堂将其审问，进而关押。那姓杨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夫妻双双上吊而死。

横行乡里 无恶不作

有些教民本是无赖流氓、地痞恶棍，入了洋教，凭借外国人

的势力,受官府의 庇护,不仅助纣为虐,还横行乡里干坏事。

光绪元年(1875年)的一天,福星(长滩)乡雨台寨教民熊正台正聚众练武,一过路人说了句“不务正业”,这话被他们听见了,他们就不由分说地把那过路人脱光衣服捆绑在石柱上,先撕裂嘴巴,再挑断脚筋,最后剖开肚腹拉出肠子,那过路人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害死了。熊正台还扬言:“谁敢说我的坏话,就这样下场。”

像熊正台这样的教民何止一个,大家看看大石(凉山)乡李四麻子吧!他经常在街上酗酒闹事,上街吃到下街不给分文,如向他要钱,动辄拳打脚踢,街坊、店铺谁都惧他三分。不仅如此,李四麻子还纠集一些流氓在跳沟、兰家沟等处白天拦路抢劫,谁不丢下买路钱,休想过路。遇上稍有几分姿色的妇女,便兽性大发,进行强奸。去来长寿的客商,惶惶不安,为了不被其抢劫,只有绕道而过。李四麻子有个外名叫“巴骨烂”。只要哪里有油水,搞得到钱,他就想方设法挨拢钻进去。一次,他得知教民邹世顺养的恶犬咬死了同湾农民张兴发的一只鸡而被打死,便唆使邹世顺借此大做文章,要张兴发扯白大绸裹狗尸,买棺木埋葬,为狗设置灵位,披麻戴孝,还要赔偿狗价大洋100块。地方小官知道惹不起教民,不敢说他的话。后来投诉到县署,由于李四麻子先派人报告了邻水天主教主管顾司铎,顾司铎向县署施加压力,张兴发虽未为狗披麻戴孝和购买棺木,但还是赔偿了狗价大洋100块,李四麻子从中得了不少“辛劳”费。

像李四麻子这样的教民算什么?还有比他更凶的。大家看看九龙教民王同兴吧!光绪元年(1875年)秋,王同兴因强买一乡民的鸡不给钱而发生纠纷,适逢冯大洋路过,为卖鸡乡民说了几句公道话。王认为冯伤了自己的面子,因而怀恨在心,便纠集教民多人,半夜闯入冯家,抢财物,毁家具,纵火烧房子。不单冯家被烧,同湾住的另外几家人的房屋财产也化为了灰烬。一些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上前救火。王同兴一伙不仅不让房主接近,还提着刀枪肆意滥杀。杀伤张有元,杀死冯贤贵、

赖洪顺、张火扁。

众怒难遏 大反洋教

在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和官府的庇护下,少数教民有恃无恐,横行霸道,残害乡人,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人民群众深感再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些歹徒,说不定哪一天灾祸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们互相串联,一方面印折贴、贴告白、发快邮代电,揭露教民的罪恶。指斥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号召“齐心联合,驱逐洋教”。一方面联合民团武装,收集刀枪,用以对付恶教民。

先是九龙乡民章元礼出面号召,以民团武装为主,组织青壮年群众近千人,手持刀枪棍棒、锄头耙梳,直奔福星乡雨台寨找熊正台算账。熊正台听到消息,慑于群众的威力,即带领教民数十人向麻活蹬方向逃走。章元礼先期到达麻活蹬,将队伍分为四股,分别隐蔽在两岸的麻柳树林中,等他们完全登上麻活蹬时,章元礼一声吆喝:“给我上!”四股武装一齐冲上去,把熊正台的几十人围在河中间。愤怒的群众刀枪棍棒锄耙一齐动,熊正台等还未回过神来,就大多被打杀在河中间。个别浮水上岸的歹徒,也被群众用锄耙结果了性命。两岸助阵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说:“这些歹徒是玉皇大帝卖谷子——天仓满了(意即作恶多端,应得报应)。”熊正台等虽被击毙,但群众的积怨未消,他们认为根子在于外国传教士。于是章元礼带领群众直奔福星天主堂,找传教士未着,就砸烂十字架,捣毁耶稣像,放火烧了天主堂才愤愤离去。消息传开后,大石乡的群众围攻了李四麻子,将他击成重伤。可李四麻子非但不思悔改,反而扬言伤愈后要加倍报复。群众闻言更加愤慨,认为李四麻子心狠手毒,如不除掉,终是祸根,便用石头击破其头而死。接着,各乡镇纷纷组织起来反洋教。他们赶教民、驱神甫,先后将鼎屏、古家、福星、石滓、柳塘等处的天主堂、福音堂及教民的房屋百余间烧毁,各乡镇教民亦畏罪逃避,耀武扬威的牧师、神甫也躲进他们

的保护伞——县衙里面去了。

状告北京 皇帝朱批

邻水人民杀教民、烧教堂后，邻水天主教神甫顾司铎密派福星乡教民熊瑞廷去北京告状。顾司铎相当狡猾，他怕状词在途中被群众搜去，就令熊瑞廷将控词熟读默记，到北京后再背诵出来书写呈诉皇上，并叫熊瑞廷留在北京专办此案。地方民团、士绅、乡民也筹措银两，搜集神甫、教民的种种罪行，书写词状，选派能说会道的代表，星夜兼程，进京呈状，与之针锋相对。清政府认为“均不免张大其词”，加以案情重大，未予立时结案。

光绪三年(1877年)10月11日，传旨四川总督丁宝楨进行结案。批文称：“邻水教案，棍徒乘机混入，有集众逐教之意，今者有非教而指为教，肆意抄杀。人多势众，究是民是匪，当时未能区别。王同兴一案人犯，或云被团枪杀，或云业已远飏，至今查无下落。衡情度理，被毁之教堂即须照案赔修，而烧毁之民房多至百余间，且失去财物数亦不少，教民均系中国赤子，更不能不量予抚恤。是以酌罚前沿不查办原知县李大林银7000两，并再加银16000两，共给银23000两以作修理5教堂与抚恤被害各教民之需。该司铎及教民等均各说服，即令出具，永不翻覆此事，重教和好切结。”同月27日，光绪帝朱批：“四川邻水……打毁教堂、焚烧房屋应照价赔偿，即刻一律结案。”皇帝的命令，县官自然要执行了。顾司铎一伙把县里所赔之款，一部分肥了私囊，一部分重建了鼎屏、古家、福星3个教堂，均较前宽敞。

轰动一时的邻水教案，虽然以人民失败了结，但邻水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行动，犹如洪河初潮，拉开了邻水民主革命斗争的序幕。从此，邻水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直战斗在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前列。

喋血县衙

丹 舟

1926年7月的一天，熊吉正在簪叶寺小学上语文课，县衙的差人送来知事张尔恭邀他赴宴的请柬。熊吉一向疾恨张尔恭，可他听说城里来了个王元虎，那人凶狠残暴，无恶不作，正想进城看看，于是答应了。

消息传到学校和乡亲的耳朵里，大家都很担心。临行前，纷纷提醒熊吉。

有的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他们准没安好心！”

有的说：“张尔恭和王元虎是一个窝里的两只狼。你性格直爽，容易激动，千万要小心！”

熊吉听了，微微一笑，说：“请大家放心，我自有主见！”说罢，便告别乡亲前往县城。

熊吉的家距县城六十多里，当他同衙役跋山涉水步行赶到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

街道上的石板虽然破碎不堪，房屋也千疮百孔，但却灯火点点，仍有县城气息。

熊吉沿鱼市口街大步跨进县衙，县衙大厅灯火辉煌，别有一番景象。参加宴会的官吏豪绅，已密密麻麻、齐齐楚楚就坐，正在说天南道地北，谈笑风生。忽闻衙役通报：“熊吉先生到！”顿时，鸦雀无声，都把目光投向大厅的入口处。

张尔恭头戴礼帽，眼架金丝镜，身着灰府绸长衫，手拄文明棍儿，一反常态地走到大厅入口处，笑容可掬地向着熊吉：“熊先生，前面就坐，请，请请！”硬是把熊吉推到首席，与自己同坐在上八位，连那身着军装、威风凛凛的驻军旅长王元虎也让坐下八位。

坐定后,张尔恭端酒起身,有板有眼地宣布宴会开始。他说:“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略备菲酌,邀请大家光临团聚,共商国是。在此,我先敬大家一杯,干!”满厅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然后是一阵叮叮当当的碰杯声。

接着,张尔恭把熊吉拉起来说:“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熊吉先生。熊先生曾留学东洋,学识渊博。他学成回乡后,曾经出任我县劝学所视学、县高等小学校长,办学有方,成绩卓著。熊先生还曾应川军军长杨森之邀请,出任过万县、梁平、邻水、大竹、渠县五县督学省团练总局第十区督察员,德高望重,老幼皆知。熊先生现在去职还乡,息隐家园,在华蓥山下坛同高等小学教国文。我为我县有这样的栋梁之材深感荣幸。作为地方长官,我有责任起用人才,可惜我县太小,官位已暴满,无一空席。曾蒙驻军王元虎旅长提醒,我们打算作一妥当安置。下面请王旅长讲话!”

王元虎中等身材,满脸络腮胡,勾鼻鹧眼。他端着酒杯,清了清喉咙,沙声沙气地说:“我代表邻水驻军,感谢各界对驻军的全力支持。为地方着想,要在防区各县设立筹饷局。我和张知事商量,决定请熊吉先生出山,担任筹饷局督察长之职。熊先生鼎鼎大名,凡事只要有他出面,一定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在此,我建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熊吉先生走马上任!”噼噼啪啪,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熊吉身材魁梧,蓄着“东洋头”,面容白皙英俊,目光炯炯有神,和善而稳重,身着一件粗白布对襟中式汗衫,朴素大方。张尔恭和王元虎要耍什么鬼花招,他早已看穿,但想到乡亲的叮嘱,同事的忠告,没有发火。

待张尔恭和王元虎说完后,熊吉放下手中的筷子,不惊不颤地站起来,抑扬顿挫地说:“刚才,张知事和王旅长的讲话,使我茅塞顿开,增长了不少见识。他们说,县上要成立筹饷局,要我出任督察长。这个官位不低啊,也有油水可捞,比起我这个穷教书匠,要强十倍百倍。可惜我熊吉这个人,生就不是当官的料,



也从来不想当官,我是热爱家乡才回到了故里的。从邻水来看,近年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作为父母官的张知事、王旅长,本该体察民情,兴利除弊。然而,他们对此却筹划甚微,今天又当着众多官员和绅士的面,逼我出任筹饷局督察长,帮助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支持军阀打内仗,我熊吉至死也不敢承命……”

“啪!”张尔恭把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打断了熊吉的话。

“砰!”王元虎掏出手枪,用力拍在桌子上。

“胆大熊吉,你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走着瞧吧!”张尔恭声嘶力竭地咆哮道。

“请大人息怒,我熊吉素来只知爱国爱民,从不畏惧权贵,哪怕是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说罢,向大家拱手,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大厅。

望着熊吉离去的背影,大厅里:有的肃然起敬;有的担心叹息;有的胆战心惊;有的咬牙切齿。

11月14日,王元虎派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熊吉的家。

“这里是熊吉先生的家吗?”领头的军官带着几个兵走到熊吉的家门口问道。

“是的。”随着应答声,熊吉大摇大摆地迎出门来。

领头那个军官见了,强装出一副笑脸,自我介绍说:“鄙人姓李,是个小小的营长。王旅长、张知事要请熊先生面议,特派鄙人带了些弟兄来请!”

熊吉一听是王元虎、张尔恭派来的,料定他们没安好心,但仍客套地说:“王旅长、张知事,我们早已有过交道,老朋友了。”说罢即向屋内喊道:“请端凳递茶!”

驻军官兵对熊吉县衙赴宴的事早有所闻,见他说话和气,平易近人,更是肃然起敬。

熊吉安排驻军官兵坐下喝茶后,说:“旅长、知事大人有请,带个口信就行了,何劳长官们动驾呢?”

领头那个军官从身上摸出一张大红请柬,晃了晃说:“礼为



先,和为贵嘛,请先生马上起程,跟我们走一趟吧!”生怕时间长了节外生枝。

熊吉爽快地说:“请柬吗?你们收着,我马上跟长官一道进城!”熊吉用手理了理头发,拍了拍衣衫上的灰尘,向家人使个眼色,便挥手告别,起身动步了。

正在这时,给前往抓捕熊吉的驻军带路的“赖食猴”突然惊叫起来:“这不是熊吉!这不是熊吉!”

原来这位熊吉是熊吉的哥哥熊普蔚。普蔚为了培养弟弟熊吉读书,15岁时辍学务农,兼营商业,历经风雨,虽然心直口快,但遇事机警,他们兄弟之间情深谊厚。普蔚虽比弟弟年长五六岁,但与熊吉貌相似,高相若,就连言谈举止,也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普蔚见来的驻军不识其弟,就决定冒充弟弟,进城听候发落,万万没有想到“赖食猴”认得弟弟熊吉。普蔚想硬顶过去,便斩钉截铁地说:“我是熊吉,我就是熊吉!”

“他不是熊吉!他不是熊吉!”“赖食猴”像一只丧家狗,嘶哑地狂叫着。领头那个军官一听,夜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打了普蔚几个耳光,命令将他五花大绑,捆在门前黄桷树上。

“给我搜!”领头那个军官穷凶极恶地吼道。

前往抓捕熊吉的驻军闻风而动,一窝蜂似的闯进了熊家大门。

熊吉县衙赴宴回家,断定当局不会就此罢休,于是告别家人,上华蓥山住在了农会。但他没料到当局会如此大动干戈,加害家人。他得知家中情况后,不顾农会劝阻,即刻返家。

午饭后,熊吉到了家。

一看,房前屋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严实实,水泄不通,普蔚被捆绑在门前的大黄桷树上,头发蓬乱,满脸血迹,气息奄奄,几个前往抓捕他的兵还在声嘶力竭地大声咆哮:“快说,熊吉在哪里?赶快交出熊吉!”

“我就是熊吉!”

熊吉大步登上台阶，“赖食猴”上前打量了一番，惊喜地叫道：“他是熊吉，他真是熊吉！”

熊吉一见那“赖食猴”，怒从心上起，火自胆中生，“啪啪”两记耳光，作为给狗腿子的“赏钱”。

熊吉的突然出现，前往抓捕他的驻军吃惊且又有些胆战。

领头那个军官见状，赶忙迎上去掀开“赖食猴”献媚道：“熊先生息怒，误会，误会！我们是奉命执行公务，前来请熊先生到县衙商议大事，有请柬在此，请先生过目！”

“有这样的请法吗？”熊吉把请柬撕得粉碎，义正词严，命令式地呵斥道：“赶快放开我的哥！”

“是是是，马上放，马上放！”

熊吉走到普蔚跟前，亲切而痛心地说：“哥受苦了，都怪我，连累了家人，连累了哥！”

普蔚看到弟弟，说了一声：“嗨呀，谁叫你回来的！”就晕了过去。

熊吉立即吩咐家人求医抢救普蔚，收拾乱七八糟的家什。然后，在前往抓捕他的驻军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赶往县城。

11月19日上午，邻水县城国共两党的负责人和社会贤达听到熊吉被捕入狱的消息，都邀邀约约赶到县衙门口，准备推选代表面见张尔恭，联名保释熊吉；各学校师生、街道居民，还有不少商人和附近的农民，也群情激奋，闻讯赶来，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要求释放熊吉。

张尔恭和王元虎见众怒难犯，害怕闹出事端，一面紧闭县衙大门，调集重兵把守，连达官贵人至亲好友也不放入；一面加紧策划，罗织罪名，突击审讯。

衙内大堂里，早已黯然失色的“明镜高悬”陈年横匾下，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公案。公案后边的两把木椅上，坐着豺狼嘴脸、阴险狡诈的张尔恭和全副武装、满脸杀气的王元虎。凶神恶煞的驻军士兵，荷枪实弹，齐齐刷刷地站在两边，显得格外阴森恐怖。